



源於真 李漢源

勇闖傳媒路

日前DSE中學文憑試放榜，從電視新聞看到莘莘學子們拿着這份成績表，就要忙着構想應該申請哪間大專院校，選擇希望入讀的心儀科系，為自己的前途籌劃，讓已屆退休之齡的我看得很是感慨。從報道中看到，狀元學生大都選讀醫科，也許他們本身多選讀的科目為理科吧，亦有可能受這幾年的疫症影響，因此目標也多定在成為一個救急扶危的醫生。那麼本身多選文科科目的學生呢？不知他們大多希望於大學選讀哪一科呢？

其實以文科科目為主也有很多科系可供學生選讀，十多二十年前很多同學會選修傳媒有關課程，尤其是新聞系，一些大專院校傳播系是熱門的學系，報讀人數多，收生分數自然也高，曾經有些大專院校新聞系每級學生達160人，為該院校內最多學生的學系。這大概是因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傳媒業相當發達，無論是電子媒體抑或印刷媒體都比起現在更百花齊放，當時報紙加上雜誌，分日報、晚報合共超過百多份，有些報紙日銷三四十萬份，一些雜誌每期也達20多萬本；而電子媒體也都是黃金年代，電視收視每日平均也達200多萬人。每天大家都是透過傳媒才得到本地和國際任何方面的資訊，傳媒在所有人的生活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既然如此如此不可或缺，自然吸引年輕人進入行業，希望能夠對世界有那麼一點影響力。

時移世易，近十年時間，互聯網的急遽發展下引致資訊爆棚，觀眾讀者什麼時間也可收到全球最新的信息，互聯網很多消息亦比新聞機構發放得更快，以前我們報道消息，需經採訪、整理、印刷、發放，起碼要一天的時間，就算號外即時發放，也需要幾個小時；現時如果大家街上看到一個重大的意外，馬上上手機錄影，在社交媒體上直播，這個信息就可以傳播給全世界，在如此「速食」的文化下，新聞業還有生存的空間嗎？面對這種衝擊，業界又要如何轉型才可以持續發展呢？

曾有大專院校，以往新聞系收生每年一定過百，但目前收生每年不到十個，是否年輕人已經對新聞事業失去興趣，還是覺得新聞事業前景暗淡呢？筆者當年選修新聞教育，從事傳媒，總覺得社會無論在什麼時候都需要傳媒傳播信息，我們可以把在新聞教育所獲得的知識投放在現今的「新媒體」，如何能更專業地作持平的報道和分析，亦要尋找快且準的方式發放，專業之餘不會「新聞變舊聞」，或在當中尋找你的專業，如經濟、體育、娛樂、醫藥、文化、旅遊等等，這種種也是需要傳播的一種方式。

目前傳播平台每天都在改變，印刷媒體平台減少，而互聯網內電子媒體平台不斷增加，只要我們大家能跟著時代轉變，傳媒工作者一定可發揮其專業。如果你和筆者一樣是喜歡體育，你可以選擇從事體育傳媒，為香港體育出一分力吧！



方寸不亂 方芳

動物的尋根之旅

與小朋友到海洋公園這一天，按慣例入園第一選擇就是「熊貓館」，這一天適逢大熊貓「安安」去世，陪伴港人23年的兩隻大熊貓相繼離世，兩間熊貓住屋空空如也，難免觸景傷情。

人類和動物都有天壽之年，「安安」終年35歲，等於人類105歲，是目前世界上人類照顧下最長壽的雄性熊貓，其實也沒什麼遺憾了，唯一的憾事，「安安」、「佳佳」居港20年，沒有在港留下愛情結晶。對於港人來說，這對大熊貓，既是珍貴的國寶，又是國家送給香港回歸兩周年的禮物，是有更深一層的意義。

小朋友對熊貓壽命十分好奇，為何「熊貓35歲等於長壽了？」「野外生長熊貓有幾多歲？」「為何熊貓的家鄉在四川？」「四川在哪兒？」

來到另一對熊貓「盈盈」、「樂樂」居住的展館，隔離更有四川小熊猫相伴。這裏有熊貓家鄉臥龍地圖，更有辨別熊貓情緒聲音的導賞，小朋友的興致更大了。

「安安」的鄰居是來自四川成都動物園兩隻可愛的「川金絲猴」，貴為亞洲最珍貴的猴種之一，擁有淺藍色的臉蛋和亮麗的橙金色毛髮，然而牠們家鄉野外的「川金絲猴」，正面臨棲息地被破壞的威脅。孩子一連串的問題，開始了對中國四川求知之旅。

認識四川，當然要探長江，揚子鱷是很好的教材。中國獨有品種，主要於長江下游流域生活，在安徽、浙江和江蘇省內出現，野生約50歲壽命，圈養可達70歲，由於棲息地受到破壞，現僅存150條。再聽聽祖父母說說海洋公園內「中華鱷」的故事，孩子就問「長江在哪兒？」想不到這次遊海洋公園，卻令小孩子對中國地理發生興趣。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到內地交流，認識國家，是最好的國民教育，當然這是不錯的提議。對於幼小學生，到海洋公園也是認識國家的啟蒙教育，小朋友對動物世界想像力豐富，非常容易代入溝通，不用說大道理，為動物尋根，也就是為人類自己尋根。



書聲蘭語 廖書蘭

什麼是「一城兩制」

上一期我寫了《「一城兩制」的由來》，有讀者反映，好像還沒有寫完？也有讀者問我，為什麼香港有「一城兩制」？

我曾經在英國住過一段長的時間，認識在英國生活的新界原居民，他們曾包一架飛機回香港，乘客全部是同一姓氏，為的是回鄉祭祖，我不禁要問自己，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回鄉祭祖？不是不想慎終追遠，而是沒有先天和後天的環境。然而新界原居民祠堂宗的牌位近千年，從來沒有因為戰亂、政治鬥爭等等因素而中斷過，這是新界原居民原來的生活方式，值得我們尊重。

我們不妨將新界視為由內地到港九，或由港九回內地必經的中間地帶。新界在1898年7月1日到1997年6月30日之間是英國向清朝租借的土地，所以在法理上新界仍屬於中國（從清朝到中華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以租借的形式租借給英國，所以中國是大業主，英國只是租客，租期99年。

新界土地的本質就與香港、九龍不同，我想說明，新界有其獨特的歷史和地位，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

- 第一，新界不單在地域上和香港島、九龍半島有別，在政治、行政和管治方面也有所區分；
- 第二，新界原居民與非原居民在土地使用權和擁有權方面有所不同；

第三，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受到基本法第40條保護；

第四，新界鄉議局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新界事務上唯一的法定諮詢機構，是新界的最高民意交換場所和民意的代表機構。

由此不難理解，「一城兩制」是天然存在於我們的城市，只是一般市民不知詳情而已。這與港英時期為了方便管治而有意淡化新界與港九之不同有關，例如，1898年4月14日曾經發生激烈的新界原居民對抗英國接管新界地區所發生的「六日戰爭」；又如，早期的港九人士，觸犯某些法律會遭遣解出境，遣返內地，而新界原居民觸犯同樣的法律，則不受此制裁；再如，新界有「理民府」而港九則是「民政事務司」；直至今日，新界原居民不用交地租，而港九市區是需要的等等。

曾有一位朋友第一次到訪新界古村後，有感而發地說：「這裏不像香港，也不像廣東農村，它是獨樹一幟的新界人文風景。」

新界原居民以家族、氏族形成的自然村落，不自覺地保存了近千年的中華文化。內地進行現代城市化後，中國傳統式的自然村落幾近沒有了，而

台灣的中南部偶見兩三家宅院（不會超過四百年歷史）僅供遊客觀賞而已，只有在新界地方能發現中華文化的傳統印記。

當我們了解到港九與新界無論土地性質和人文生活的不同，就不會產生有沒有特權的疑問了！



作者著《被忽略的主角》第253頁，海外的新界原居民包機返鄉祭祖盛況。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安安」引來狂想

香港人對動物喜愛的程度，可說與日俱增，看日前「安安」逝世賺過多少人熱淚，多少人對牠哀悼的情況就可想而知。「安安」像所有的熊貓一樣，活着的每一天，都與世無爭與人無爭，一生總是自己悠閒地與人親善以及予人一種自然高雅得近乎哲學般啟示，這幾年社會動亂和疫情困擾下，給人們帶來無限歡樂，驅散過大家隱藏內心無名的苦悶，你說「安安」如何不可愛！

「安安」如是，牠的近親遠親貓狗亦如是，不知是不是人們對動物接觸密切多了、寵愛多了，受到人們愛的感染，不知不覺潛移默化，很多動物也漸漸愈來愈與人類性格相似，不少網友從YouTube傳來的短片中，有按早晨時間喚醒男人起床，為他準備鞋襪的大狗，有為女主人安撫和照顧嬰兒的小狗；就連天生性格強硬，向來不那麼容易接受訓練的貓兒，最近

節目中，過去只有獅子老虎能做的事，現在貓狗也做到了，就見過乖垂直行走和跳火圈的。

可以想像，50年後，動物一定更容易融入人類的世界，到時人與動物一家親，甚至還為人類開拓另一個和平新世界。

大家有沒有留意，今日包括六畜在內的動物，對人類無形中已有着自古以來沒有過最大的貢獻？就是當全世界人類都可能成為細菌播毒者，必須防己防人為己為人戴上口罩的日子，牠們卻安然無恙地依然面對人類而無懼新冠的襲擊，完全生活如常，相安無事，禽無禽流感，豬無豬瘟，牛不見瘋，全都平平安安在默默為人類貢獻生命打救世人肚皮，要是牠們都像人類那麼容易受到感染的話，今日世界真是恐怖到不堪想像。人類是不是應該對動物好好感恩，至少讓牠們活着時好好活着。

就算為了口腹之欲，下手時屠刀爽快一點，不要令牠們受到凌遲之苦，如果牠們能像「安安」一樣去得安樂，大家也吃得安樂。



「安安」可能也懷念香港。作者供圖



袁星

尋常之菜

尋常菜，不尋常。沒毛病。

說其尋常，因易得；說不尋常，因之前未嘗過。晚餐，桌上多出一小碟菜，色澤暗黑，毫無美感。鹹菜？我這樣想着，伸筷子夾了點兒入口。嚶，確是鹹菜。看上去，像蘿蔔縷子、醃菜櫻子，品嚐起來，味道不像。「不是花菜葉子麼？」母親一提醒，我忽然意識到「是」。

花菜葉子鹹菜，去年吃過一次，一時沒想起來。花菜葉子能醃鹹菜吃，去年之前，別說吃過，想都沒想過。老家那邊很少種菜。我小時候家裏有菜園，十幾平方。種過的也就白菜、蘿蔔、胡蘿蔔、豌豆、豆角、茄子、土豆、香芹、辣椒、西紅柿、韭菜。一塊不大的菜地，這次種這幾種，下次種那幾種。這些蔬菜中，常種的也就白菜、蘿蔔、茄子、韭菜。花菜這種模樣的東西，從沒種過，到底是種在地裏還是長在樹上的，我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不知道。不光我，老家那邊的左鄰右舍，知道的恐怕沒幾個，至今還不知道的，應該也有。那時的集市上好像沒有花菜賣，啥時候有的記不清了，現在倒是常見，不再稀罕。花菜包得緊實，在家裏炒菜，火候不好把握，不是太熟就是太生，也不易入味。反正我不喜歡吃。後來市面上出現了一種綠色的「花菜」，有「短柄」，不那麼緊實，叫西蘭花，喜宴上常見，味道還不錯。只是，有時做不好，有種青幫味，微苦澀。再後來，一種白中浸染了淡青色的「花菜」出現，抱得緊實，看上去有些鬆散，聽說叫「有機花菜」。做菜，比花菜入味，比西蘭花少了些青幫氣，掌握好火候，入口鮮脆，有滋有味。有一陣子，只要我去超市買菜，一定選一兩個帶回家。這3種花菜，最喜歡有機花菜；其次西蘭花及花菜。

老家那邊，經常有人買花菜吃，西蘭花和有機花菜也不罕見。但從沒見過誰家炒花菜葉子吃，也從沒見過用花菜葉子醃鹹菜的。去年，二姨家的大表嫂拿了些花菜葉子鹹菜來，我第一次吃，今年，第二次吃，也是表嫂拿來的。二姨家多農田，適宜種蔬菜糧

食。嫂子來我家時，常帶些蔬菜、糧食、花生油啥的，地道的純天然綠色食品，家人都喜歡。高苣葉子，焯水後涼拌，或爆炒，味道佳。我對菜的認知，還是停留在小時候，記得那時父親栽過一次高苣。高苣成熟後，葉子扔掉，削皮後用蒜泥涼拌着吃。用蒜泥涼拌高苣是我那兒最常見的法子，也有炒着吃的，但不多。那時的生活條件不好，卻沒見誰家吃高苣葉子，也可能有人吃過，不好吃就放棄了。我知道高苣葉子好吃，是在鎮上居住後。

出了住處的胡同口，就有幾個路邊攤。路邊攤沒有劃定的攤位，每逢集市，總有人劃地為攤，擺上東西在那兒賣。每天上下班，我和妻子都從胡同口經過。母親在鎮上的家中看孩子，在這裏待久了，也常出門逛逛，時間長了，就與那幾個攤位混熟了。有一次，賣高苣的老頭把扯下的的高苣葉子給母親，聽胡同裏的人說高苣葉子可以涼拌，還十分美味，母親就沒拒絕。回家焯水、涼拌、淋上熱油，那菜竟真的下飯。那道菜滋味好，之前卻沒吃過。母親說是高苣葉子做的，之後一段時間，我時常念及那道菜，又主動吃過幾次。

小時候，我們那兒種過幾年小麥。不是家家種，也不是把家中所有的地都種上。有那麼幾年，村裏突然有人開始種小麥，其他人也跟着嘗試。只不過，每家都種不多，只拿出家中很少的地種。雖然每家拿出種小麥的地不算多，家數多了，村裏就有了不少小麥地。每年春夏，小麥地裏總會長出一種野草。那種草，葉子細長狹窄，一般是獨梗，直立生長到一定高度後在最頂端開黃花。花朵兒小，一朵朵的。小時候調皮，經常弄一些編成草帽戴。那種野草有種特殊氣味，聞多了有點兒熏得慌。天熱，除了編草帽戴在頭上遮陽用，我們一般不去招惹它。村裏挖薺菜吃的人多，也有吃苦菜的，卻沒人吃它。我們那兒的鄉親，管那種草叫辣蒿。父老鄉親嘴裏，那種草，餵羊餵豬都不吃。

第一次吃這種「草」，是在岳母家。孩子的小姨長期在北京搞攝影，是在北京吃過

後又把這種草帶上她家餐桌的。我那次去岳母家，碰巧了，稀里糊塗吃到嘴裏，聽小姨子解釋了才知道是到處都有的辣蒿。辣蒿，學名叫播娘蒿，資料上說確實可食。記得那次吃的播娘蒿是焯過熱水的，味道應該還不錯，光顧着詫異了，竟忘了細品。總之，絕不是豬羊都不吃的東西，因為我當時譁嘆過，也沒記得多難以下嚥。只吃過那一次，後來沒再去做過。如果不是第二次吃到花菜葉子鹹菜，吃播娘蒿的經歷，或許不幾年真會忘掉。既然想起來了，過些天，等它們再長長，得去田野裏找一些，再嘗嘗。

單位組織過一次拉練。在九仙山附近的一處山寨裏，有家不知其名的小餐館，吃過一道菜。那道菜好像也是焯水涼拌的。滿滿一盤菜端上桌，一桌人都伸着筷子去夾。可能是又累又餓，也可能是人多菜少，一盤菜很快吃光。菜本身啥滋味，沒拼出來，香香鹹鹹的，可能是調料的作用。第一眼，就覺得眼熟。沒吃幾口，就認出是掃帚苗子。掃帚苗子是老家那邊的叫法，那種植株叫地膚。老家那邊，地膚只有一個作用，就是等其長大後整棵砍下來曬乾，抖掉上面的葉子和種，用細繩捆紮後當掃帚。地膚的枝條緻密，一般能長一兩米高，根據植株高低，做成大小不等的掃帚，掃地乾淨，還輕便，比竹子做的掃帚好用，還不用花錢買。房前屋後，路旁地頭，隨便一處地方，都可生長。

把掃帚苗子當菜吃，那次是第一次。拉練的空間，我在網上查閱到地膚的資料，把其當菜吃的，竟然有不少地方。老家村子周邊到處生長的掃帚苗子，常常拿在手裏掃地的掃帚苗子，豬羊不理的掃帚苗子，直到我30多歲後，才知道它是一道菜，一道家常菜。農村老家，在坡地上，緊挨着山。播娘蒿、地膚這樣的野草，甚是常見，誰都認識。只是，之前從沒人把它們當成野菜。鄉親們意識裏的野菜，只有薺菜、苦菜、蒲公英幾種。花菜葉和高苣葉能吃，也不知曉。尋常與不尋常，隔着的，有時真就是一張紙的厚度。戳破之後，豁然明朗。春天裏，去田野，處處菜。



獨家風景 呂書練

誰是首創？

由於一件早秋新款半身裙涉及「抄襲」漢服「馬面裙」，名牌迪奧（Dior）再成話題，也令人聯想到時裝設計的原創性和署名問題。其實，這是經常出現的現象，往往只是爭議一段時間後，或不了了之，或各方私下有了協議，下不為例或下次注意。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歐美媒體出現過頗轟動的「名師抄襲」新聞，涉及兩位當時得令的設計師：法國的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控告美國的卡爾文·克萊因（Calvin Klein）。聖羅蘭的設計天才不是國際公認的，他更是迪奧創辦人兼設計大師Christian Dior猝逝後獲該品牌任命的首位設計師，當時才21歲的他被形容為「時裝王子」，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幾乎是他的天下，多款設計成為經典而被博物館收藏，他也是至今為止，唯一一位先後獲法國總統頒授國家最高榮譽勳章的時裝設計師。

但卡爾文·克萊因來頭也不弱，他出道晚十年，卻是美國八九十年代當紅設計師，他的設計沒有聖羅蘭那麼多元化，卻以美式簡約著稱，配合其無孔不入的行銷手段，個人名氣和品牌形象深入民心，尤以中性時裝和中性香水分聞。他曾被指「抄襲」涉及聖羅蘭於六十年代中設計的女穿西褲（Le Smoking）

那是當時被視為具革命性的設計，雖引發爭議，卻促進了性別平等，也影響不少後輩設計師，包括卡爾文·克萊因，他也是從中取得靈感而已。所以，這段「抄襲」官司也不了了之，畢竟聖羅蘭的Le Smoking已眾所周知。

不過，擔任經典名牌主設計師並不容易，他/她一年至少要有品牌設計6至8個系列，包括兩個高訂時裝、兩個女裝成衣和兩個男裝成衣，還有一些所謂副牌或分支，比如早春或早秋或度假系列等等，對主設計師構成的壓力極大，雖然有一個團隊支持，但主要意念仍是主帥的責任。所以，互相學習、借鏡是「常態」，至於是否創新或誰是首創？不是你自己說了算，還要得到同行、媒體和公眾的確認，尤其是「時間老人」。以曾經風行一時的「迷你裙」為例，許多時裝愛好者普遍知道的是出自英國女設計師瑪莉蘭（Mary Quant），但不少人指法國設計師安德烈·庫雷熱（André Courrèges）才是迷你裙的發明人，甚至有指同為英國設計師的John Bates，因為他當年推出一款露背螢光連身超短裙，被視為迷你裙的雛型。

不過，人們有共識的是，瑪莉蘭當時的名氣或其市場營銷手法令「迷你裙」這個新生事物，得到大眾的接受和喜愛，也是重大貢獻，所以，她在時裝史佔有一席位。



琴台客聚 伍卓霖

計算幸福

廣東人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酷夏，這個夏天已有多日超過40度的高溫，就連一向以自己身體素質較好而自得的本果也在大暑那天中暑，頭昏腦脹，渾身發燙，終於體會到為什麼酷夏亦被稱作「苦夏」。

好友曉夢結婚的消息為這個苦夏帶來了一絲甜。大抵是因為疫情的緣故，抑或是因為曉夢和她新婚的丈夫都是再婚，曉夢沒有舉行婚禮，朋友團的照片上，只看到他和他臉上同樣平靜和滿足的笑容。

曉夢的再婚讓我想起了已讀過數次的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在張愛玲的故事裏，離了婚的白流蘇在香港落時時遇上浪蕩的富家公子范柳原，兩個人都是極其聰明又極其自私的人，但內心深處對愛情也都同樣抱有期待，於是兩個人在大戰爭的縫隙裏引爆了一場小戰爭。一對精明的成年人，在金錢、地位、感情等方面明裏暗裏地計算着自己的得失，亦步步為營地算計着對方，把男女之間的戰爭進行得精彩繽紛，就連真正的戰火也成了映襯這段感

情的絢麗背景。白流蘇和范柳原的結局是幸福的。戰爭讓原本在世界各地奔走的范柳原留在了香港，白流蘇最初選擇的「她決定用她的前途來下注」，竟是賭贏了。范柳原留下來，和她在一起過起了平實的日子，給了她期待的婚姻，以及兩人在患難與共中碰撞出來的愛情。

曉夢的故事與白流蘇極相似，她遇到的男人亦是如此，兩個人都經歷了失敗的婚姻，再面對獲取幸福的機會時都小心翼翼，想得到，又怕再失去，兩個人在未來的天秤上左取右放，算了又算，猶豫了一年又一年。到了最後，他們在年復一年的疫情中找到了彼此依靠的理由，他求婚，她便應了。這是曉夢在算計的過程中沒有算算到的，但結果卻是那樣自然地讓她觸摸到了幸福。

另一位朋友如歌亦是精於計算的女子。如歌與曉夢兩樣，曉夢在她前一段婚姻出現問題時果斷地選擇了離婚，而如歌在丈夫愛上了別的女子之後，仍舊把她的婚姻堅持下來，丈夫移情別戀十年，她在婚姻裏巋然不動地堅守了十

年。在如歌的天秤上，貌似完整的家庭，兩人共同擁有的孩子、財產、社會地位等等，與丈夫在婚姻外所謂的愛情達成了完美的平衡。如歌的計算很精確，除了丈夫游離在外的一顆心，她什麼都沒有失去，而那顆游離的心，也被她用兩個人共同的利益牢牢地捆綁在他們的婚姻裏。

就像白流蘇和曉夢一樣，如歌在「戰爭」裏也成了最後的贏家。沒有算計的愛情終是抵不過計算恰當的現實，丈夫的「愛情」漸行漸遠，繁縷不散的疫情卻成了如歌最好的幫手。疫情期間各種各樣的出行管控把丈夫的身體牢牢地捆綁在如歌身邊，連那顆游離的心也慢慢收了回來。

小說裏的主角們和現實中的女子們似乎都通過各種算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然而，如果在小說裏沒有真正的戰爭，在現實中沒有遭遇疫情，他們的結局又將如何？幸福果真是可以通過計算得來的嗎？

天氣太熱，或許我們可以喝一杯冰水，再冷靜地想想答案。